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朱萬曙 主編
胡益民

（明）汪道昆撰

太函集

胡益民 余國慶 點校 予致力 審訂

黃山書社

朱萬曙
胡益民 主編

徽學研究資料輯刊

（明）汪道昆 撰

太函集 三

胡益民 余國慶 點校
予致力 審訂

黃山書社

太函集卷之六十九

碑記七首

姚令君生祠碑記

姚令君令歛者六年，上計者再。比還縣，召令君待次天官。令君未及稅車行矣，都人士冕衣裳者、逢掖者、跗注者、縞帶者、諸父老杖者、扶掖者、樞者、提携者、衣大布者、服短後者、屨剡剡者、馳者、走者、奉車者、當轍者、熱蕭者、饋漿者、曲跽者、曲踴者、啼者、泣者，自西郭屬之境外，無慮數千萬人。相與擁塞郊關，車不得進。令君亦爲之停車慰勞，涕淫淫霑衣。自有邑以來，未之前聞也。令君既去，都人士若諸父老就西郭置令君祠。祠成，屬不佞道昆勒其狀麗牲之石。

不佞家食者六之二，宜未睹令君之全。令君楚人，不佞業已自楚得令君矣。令君

美爲政者五，其所不可及者三，將終其几，即更僕未悉也。歛故巖邑，其山川以峭激多奇，俗儇而輕。其人率負氣而守勝，故必勝者輕用間，不勝者輕用誹。間則汙行，誹則敗名，兩者皆害也。令君入境，皦皦然若揭日月而行，即善間者寢其謀，善誹者捫其舌矣。由是未施令而民信之，一美也。太史公之多吏治，以循不以廉；其所不然，以酷不以墨。令君廉矣。顧孳孳境內務拊循，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察，利足以剗犀革而不欲傷，威足以辟神姦而不欲逞。循理無害，由由然得民和，二美也。邑賦之害者兩端，其一收頭，其一糧長。無論因而爲利，掠編戶而盜公家，其害衆矣；抑或代編戶輸公家之急，在事者徒以越瘠委之，夫夫何辜？乃獨受其害也。令君令編戶皆得自輸，縣罷收頭，糧長則以戶上上者承之，其餘併力以爲朋，中五之一，下什之一，民迄今大以爲便。上所部絜令行之。國初檄郡以丁賦緡，而有司獨倚辦歛。歷二百年所，歛代他縣累百二十萬有奇。令君力持議以聞，歲減邑賦三千三百。所部議省里戶，他縣率踵故常，獨歛私役不興，市價不二，則令君以也。修此數者而民力紓，三美也。歛故多訟，利在勿留，留則强有力者鬻其權，近習竊其柄矣。令君不受先人，即居其間者無寵靈，日夕親爰書，即抱犢者屏而侍。久之訟者罕至，肺石虛無人，四美也。歛俗喜自輕而傾人之產，獄訟滋煩。令君懸書邑中，諸自殺者勿問。歛俗故以家世相役僕而逆節

漸萌，令君謂閭右藉是以庇其家，長民者藉是以保其土，分定故也。漸不可長，卒誅跋扈以正名。歛俗多鷸冠，守望或不保，令君不得其狀，卒未嘗入之。人以爲言，令君曰：「彼無狀將不可勝誅胥後舉。卒縛渠魁若干人傳之法，境內乃安。歛俗多囹圄辟子女而外市，令君夷其淵藪，皆伏辜。由是民重爲邪，四境之內無故，五美也。」

往令君舉進士，奉檄而入新都，年少耳。其始至也，目所及者，再見輒名之，手所及者，再舉輒誦之，一何敏也。藉令喜事而暴施，焉用割矣。令君沈幾重發，操法恕施，兢兢乎慮下而圖難，即古所稱老成人，未壯得之矣，其不可及一也。疏良令者先後數十上，必首令君。藉令政怠於成，其何以永終譽。令君慎終如始，不以其故而忘兢兢，其不可及二也。故事，令三歲率徙官，而久任則自今始。事倍功半，寧無少望矣乎？令君從頌不改其初，兢兢猶故也，其不可及者三也。夫美錦學製，古昔爲難，五美而一有焉，足以令矣。令君兼此悉備，豈不卓卓乎哉！而況持之以重，出之以平，有而不居，久而勿替，此民人社稷之依也。昔庚桑楚居三年而穰畏壘，其民尸祝之。令君居邑中不啻五稔，而其澤流百世，即既出而屢豐年。乃今奉衣冠，陳俎豆，祭典於是乎在，世之血食者紛紛也，必如其人而後宜。聞者曰：「固然。都人士若諸父老之報令君，庶幾乎萬分一矣。」

吾聞令君有慈父，日討德禮而訓之，令君佩之不忘，自命曰順。比就養，即庭內不聞其聲。及其程督政經，事事必軌於正義，然則令君之政之美，父教之也。且也三年有成，聖人能事。下驛人一等，宜必倍之。故久任自今始，而歛幸得及於令君，時倍而功與之俱，非直降才殊也。然則令君之政之美，君命之也。祭者先河而後海，其何以報乎？都人士若諸父老謝曰：「善德令君而必本之君親，厚道也。吾儕亦相忘於江河者耳，烏知其本哉！即知之，寧詎爲報？令君行矣，上之以骨鯁酬明主，下之以百順答所生，庶幾乎爲千萬人報之矣。吾儕日趨祠下，第稱萬壽，贊無疆，則所以爲報也。」

白嶽文昌祠碑記

玄君比帝也。我國家建都北極，奧主玄君盛德，始於北而濟於南，二時具在，於楚則時玄嶽，文皇帝治之；於越則時白嶽，肅皇帝治之。一以鉅麗，一以神奇，絜其廣狹不同，亦晉之於魯也，所出同矣。夫天象懸衡於北斗，載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。二時故未有特祠，殆非類於上帝之義也。

往余有事玄嶽，乃始建文昌祠。祠成，業已勒石紀其事。及余既釋邦政，退就父

母之邦，則以望祀同科，胡爲乎獨詘於此？會馮使君行縣至，余輒以祠議抵使君。使君慨然應曰：「司馬有意乎斯文，叔吉幸得爲役。」顧嶽形皆北鄉，諸祠事因之地利則然，其於方位無當也。其西麓出而爲阜，故以形勝。面南冠阜爲亭，亭廢不治，要以南覲五老，左提三孤，控二水爲隍，負天都若宸，蓋正位而立，獨當一奇，建祠便。於是，檄縣長吏發贖金三十斤，則以丞劉守復董其成，邑人參軍金汝賢爲植，其制悉出使君部署。不五月而告成，使君則以碑屬焉，請得如玄嶽故事。適余在疚，使君尋以遷秩行。及余以卜葬謁玄君，齋宿祠下，既完且美，庶幾乎瑤光之庭。即隩區神臯，避三舍矣。

竊惟明興以文治治天下，寔諸臣光輔列聖。而左右之括蒼、於越，具曰「文成」，褒然並舉。往余爲之楊扈，則元美以爲不然：「作者將自託爲名高，惡用兩君子爲質？」余慄然意下，不佞於是乎失言。夫仲尼以身繫斯文，本之自文王始，純德不顯，則文王之所以爲文，即三代之英宜不及此。今之名世兩君子，豈不偉哉！其一爲帝者師，其一聖人之徒也。要諸文德以爲德，則爲緝熙；文治以爲功，則爲怙冒；文言以爲言，則爲《易》教之。潔淨精微，以是曰文，文之至也。借曰「未喪兩君子」，然乎哉？近世愈益卑卑，務自引而高一世。文學侍從之臣，睥自以爲黼黻；詞章之

士，猶自以爲桓文。即有所長，其何以希不朽？以是而概諸兩君子，其猶朝菌之視大椿與？《嵩高》之詩曰：「惟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。」自昔籍籍稱楊楚材，其爲嶽降不虛矣。惟茲產上都而被首善，蔚爲國楨，非有所待而興，此其選也。乃今連茹而進，翩翩而拔前茅，亦既如林矣。上之爲周召之治，爲《訓》《誥》之文，經緯天地以成章，煌煌乎明德也。下之則知天命如括蒼，知性與天道如於越，即德非其至，星隆則從而隆，抑或急近功、持卑議，曾雕蟲之不若，侈然自以得與於斯文，此之謂晷德晷星。天垂象而岳效靈，何爲也？

時馮使君以方伯居楚，都人士述不佞之言告徐君侯。君侯楚人，時以方祀而飭祠事，乃進都人士申不佞之言。夫象而列星，形而名嶽，天文也；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人文也。若殷良弼，若漢宗臣，遜志典學以佐中興，鞠躬盡瘁以輔少主，天人徵應之符不爽矣。三命二表，則其緒餘。都人士第師文王，學孔子，時而鹽梅，時而魚水，無施而不宜。司馬非直爲南國謀，且以張楚；非直張楚，且以廣厲四方。成位無良，願以是而廣使君之德意。乃抵二史氏，屬曾令君乾亨勒之廡東。

重修涇縣儒學碑記

今天子申布功令，廣厲博士諸生，責在有司。務程功能，繕居息，以興文治。涇爲宛鉅邑，輔首善而敷人文。比者將作不共，學舍日圯，李令君至，惟教育爲孳孳，其言曰：「邑無小，小者不廢牛刀。邑無大，大者不廢幅尺。庶而富，富而教，則所以幅之尺之也。」境內儉於百里，民聚如市，積如京，士旅如林，取高第如頰袷，亦既庶矣，富矣，教矣，滋大矣。有司之所夙夜者，其惟造士以率民。於是程督博士、諸生，時有正業，日有省，月有試。非直家喻而人益之，士斐然嚮風，不旬月而蒸蒸起矣。則又以藏修游息，教所由興，乃今有其廢之，莫之或舉。即祭菜者、趨庭者、駿奔走者，其將安仰？倚席者、及門者、鼓篋者、呻者、訊者，其將疇依？乃命工師大爲之飭。則自戊寅經始，己卯告成，左之由殿而廡而戟門，右之由堂而舍而黌門，咸與維新，不啻更始。問其工，則令君縉也，民無與也。問其費，則令君縉也，民無與也。二三博士介兩生而三謁不佞，請碑之。

夫惟令爲近民，其親則父母也，其尊則師師也。里父有子教之，惟懼不刑，教而不

刑，賊其子者也。軍帥之行三軍也，訓之惟懼不習，訓而不習，是謂糜軍。教子者業已爲之隆師，爲之親友，猶必爲之授室，而後乃有寧居。訓士者業已爲之分部伍，合攻同，猶必爲之拮据室家，綢繆牖戶，而後乃有固志。蓋工必居肆，農必居田，居肆則百志成，居田則歷畝易，以小喻大，何獨不然！謂教爲無益而不興，謂士爲無益而不養，是不愛而爲禽犢，不仁而爲痿痺者也，下也。興矣養矣，學宮鞠爲茂草而不除，環堵不蔽風雨而不治，是徒陽浮愛之仁之。卒之噓吸不與通，甘苦不與共者也，猶之下也。令君是役也，其慈父之善用其愛，良將之善用其仁者與？猶未也，莫非子也，諸生則當戶耳；莫非士也，諸生則選鋒耳。假令瘠支庶以肥當戶，僕卒乘以主選鋒，患不均矣。是役也，令君躬任其財力，秋毫不及於齊民，其斯以爲鳴鳩之子，率然之師，兼愛而同仁者也。或曰：「昔在令甲，博士、諸生咸在舍中，乃今日月至焉，籍名而已。夷考其實，無亦告朔存羊乎哉？」不佞曰：其然。吾黨所謂實者異於是，彼其禮廢而餼存，非實也。概諸其實，豈惟一餼，非邪？羣居而燕朋，非實也；居業而中廢，非實也。藉令樂羣敬業，接衽而成，名則亦實之賓耳，惡在其爲實哉？諸生幸得爲仲尼之徒，率由是路出入是門，甚則冒然升堂而入其室矣。居常之所誦法，寧詎爲名高？我思古人，寔獲我心，友而求之，自得師矣。居此者爲安居，學此者爲實學。夫

既處其實矣，高名將焉避之？鼓鐘於宮，聲聞於外，由此其選也。且也令者令人者也，士之從令也，宜莫如從心。令君惟教育爲孳孳，務程功能，繕居息，於是乎有實心矣。跡其從政，亦莫不然。邑有期會於郡城，則捐公羨而治公舍，邑有轉輸於鄰邑，則捐公羨而庾公漕。凡其所以砥礪廉隅，興擇便利，莫非實也。牖民孔易，夫非躬行也與哉！令君名日文，撫之金谿人，舉沈懋學榜進士。

古城石梁碑記

上紀萬曆之十年，齊民寧一申命，司徒經野制賦，凡諸可以佐百姓者，務與良守令共之。其年曾令君最休寧，郡大夫高公出守吾土，相帥而修封疆，正經界，籍而上之司徒。歲乃大穰，四封露積。既及閒暇，乃進諸父老若博士、諸生，蒐百廢而畢興之，而後與境內休息。諸父老咸造令君所，上便宜，令君曰：「父老善爲境內謀，則郡大夫在。」則之郡白郡大夫。州自漢及隋，故治黟，爲歙越國公扶義而起，城萬歲山。其後歿爲明神，世爵世紀勿絕。

海陽附古城十里，而近川流，會縣南潁者五，是曰漸江。襟縣而東，萬歲山捍下流，如碣石。形家謂縣得茲山而壯，在地戶如拂帳，藉令截流而梁，則加之臬矣。且也

縣故未有城，有之自嘉靖始。由是環邑殷殷盛矣，視疇昔不啻倍蓰。乃今藉君侯之靈，埤所不足，於民便。博士、諸生又言：「海陽之學宮葺矣，豈不煌煌乎哉！昔爲文獻陳區，率踵武相及耳。頃自古城考浮屠七級，乃始結衽同升。蓋學宮抱「離」，而古城居「巽」，崇高而厚下，庶有補於文明，願及今圖之，於學士便。其居民則又以古城當四衝八達之地，水潦降則徒杠可乘。是歲水溢者三，行者病涉，非與梁不利，非石不梁，願及今圖之，於行者便。郡大夫報可，從民之便。將不待三，是在令。」令君唯唯，則奉德意而宣言於諸父老若鄉先生：「縣官百歲更經，十歲更籍，諸父老一時並舉，無已太勞，日幾幾望其息肩，矧可甚也。要以庶而富，富而教，民治胥此而成。今也語庶則都鄙，鄉遂將不容；語富則踰溢，僭差將不制；語教則絃歌，俎豆將不厲。而斌斌郡大夫，惟是舉爲孳孳，則保富貞，教者之所爲務也，乃其心罔不在民矣。顧茲費以萬計，徒以千計，役以歲計，如之何？其敢輕用吾民？不費而惠，不擾而成，則郡大夫意也。」父老黃廷侃即受面命，退以其私語其儕：「長民者善爲吾謀，至周矣。受不弛勞，勞不克愛，即祖禰之策子姓，何加焉？廷侃聞之，一裘千腋集而成也，獨任或懼不周；一國三公，渙而敗也。輿戶或懼不急，廷侃賈豎，願以不肖之身任之。上之毋煩郡大夫若令君，下之毋恩鄉先生若諸父老，得請幸矣。」鄉先生若諸父老灑然

避席而起，問者三：「令君有言，萬計費，長者能乎？」曰：「吾能。」「萬千計徒，長曰能乎？」曰：「吾能。」「千歲計役，長者能乎？」曰：「吾能。終歲而終事。」則皆再拜述其言人告令君。令君上其狀郡大夫，愉愉然快也。其言曰：「昔人以《漆洧》而病執政，直以小惠而卑之。侃故由纖儉起家，一旦捐不貲以濟衆，真長者事。此非郡大夫以義勸，惡能征發及此哉？」郡大夫曰：「固然。令之訓也，鄉先生之倡也，諸父老相觀而摩者也，郡何有焉？」乃按簡書例，得賜爵一級。則具章服，遣文學卒史表其閭。適不佞有事海陽，令君屬不佞紀其事。

竊惟東南諸郡，新都爲饒。新都裂千乘而六之，無若海陽。爲殖大都以重積起富，齋用則持兩端。或自多其素封，率以其羨而詫鄙縣，諭之以義，褒如弗聞。或身臣虜以益子孫，執鞭勿恤。即郡中多豪舉，惡敢盡謂無其人？長者故由纖儉起家，一旦捐不貲以濟衆，無論域中希有，振古猶或難之。彼陶朱氏三散千金，徒賈餘勇，卜式多助，直將鈞奇，律以誠心直道而概於中，不可同日語矣。古城故有石門，宋縣令鄒補之大書「兌」之卦辭而勒之石。觀者不知所出，至今猶然疑之。其曰「說以使民，民忘其勞。有開必先，此爲之兆」，使而說則政善矣，勞而忘則俗善矣，政與俗交相善也。夫豈小補哉？梁工經始於壬午季秋，迄某年月而告成事。蓋修八百武，廣四軌，崇九

仞。其勞費則令君業已僂指之，不具載。

淳安縣治陂渠碑記

淳安，故始新縣也。漢建安中，吳遣中郎將賀齊以徇地，至乃割歙東境而縣始新。列邑既平，則析丹陽，置新都郡。齊拜新都太守，治始新。吾宗江南始祖龍驤將軍文和自會稽遷始新令，並以經始得境內守，迄今廟食令兩世，封樹在焉。守習行家言，引郭西水渠而東流，繞郭若輦帶。廣尋有二，深濬而潢，語具守碑中。蓋其隍也，唐仍其舊，吳侍郎融嘗歌之。迄宋元豐熙寧之間，故令何友直、陳曄遞濬如故。頃罹寇虐，城壞隍淤，及城拓而南辟渠，而縣志稱「人文代起」，率以治渠徵焉。明興則商文毅公起淳安，三都上第而秉國，即宇內列邑千計，宜無如淳安。曠日陵夷，置渠勿詰，睨者不饜蠶食，割據紛紛，廬者廬，圃者圃，或夏，或蓐，或樹華，或樹果，或樹蔬，於是湮者什三，沒者什七。

天子紀元癸未，蕭令君始下車，令君嘗再令東粵，樹保障功。上賜金進秩，既至則恢恢游刃，無却不批，百廢具興，較若畫一。諸父老舉手加額，籍籍多令君良，建安以來，千古一遇也。遂介諸孝廉、諸文學上渠便宜。令君曰：「嘻，因地利以利民，則

有司事。元岡不敏，願肩任之。」乃操簡記，按輿圖，遺跡宛然在目。於是召諸嚙渠者坐之廷，宣言：「都人士賴渠久矣。爾曹廬於斯，圃於斯，是皆在辟，獨念孽非自作，職而祖而父之由，第伐而廬，瀦而圃，歸而利，與有衆共之，吾而不坐。」聞者幸得及於寬政，業已革心，會比廬焚，咸謂天贊令君，威德較著，民大悅服，爭自舍業以奉公家。令君復酌時宜，與之更始。渠廣僅當疇昔之半，堤廣當渠之半。堤窮則梁之，則又以西郭諸山谷水東注如建瓴，其盈涸可立待也。藉令渠復而水不繼，將焉用渠？乃闢雉潭爲西陂，諸山谷水皆來會；即龍山之麓闢東陂，約下流而捍之。蓄洩如水庸，轉輸如乘六。就西陂築堤一，東陂二，修廣皆倍西。乃籍浮橋田若干畝，壇場地若干畝，易民田爲陂，少不足則捐祿人而予之賈。鳩工伐石，則市閑田以供。渠修三百尋有奇，爲石防者三，梁者五。冬十月農隙首事，明年春正月告成。要以勿亟而捷，有神則說，使之效也。於時諸孝廉則方世德、方學龍布狀，諸文學則汪士慧、周宗文入新都，紹介歛處士籍淳安者鮑子良抵余碑之，以紀成績。

余先世幸而在事。在昔夏后氏以溝洫而底平成，漢太史以河渠而埒禮樂。語其功用，要以導水利，修田功。令君之渠邑中，視稻人之利遠矣，都人士應若桴鼓。則何以故哉？古者度地居民，建都立邑，審局面勢，必協地宜。自三五以及於今，皆是物

也。其言演於管、郭，布於大江以西。令君起家太和，旁綜俯察，心思耳目嫻矣。乃今有土，孳孳以地得民，恢復以循其故，潤澤以舉其全，雖有國工，無能爲役。至若不費而惠，不勞而成，不令而共，不疾而速，則諸孝廉諸文學述之爲詳，非令君宜不及此。雖然，此其緒餘也，是役也，非直襲水土而濬嘉祥，在地成形，莫非至教。《記》曰：「善溝者水漱之，善防者水淫之，職在匠人，通於政矣。」在《禮》：「上有大澤，則夫人待於下流。」何所取之？取諸漱也。在《易》：「地中有水，師君子以容民畜從。」何所取之？取諸淫也。漱之則川，淫之則澤。漱之則渠爲政，淫之則陂爲政，流行坎止，因厥有常，政之象也。奉此而南面，吏治其有興乎？且也漱之則從善如流，淫之則成章後達，漱之則爲之者疾，淫之則用之者舒。士興文，民興業，胥此塗出。令君是之取爾，寧規規然徒爲一澮絜長短邪？彼或操拘說而詘堪輿，一曲之士也；溺堪輿而闇大體，一隅之觀也。令君知大體矣，賢乎哉！處士謂令君具文武才，資深矣。願司馬亟從事吾黨，猶及令君親見之。兩生又言：「天幸淳而賁令君，期月而可。如將終惠百里，雖加一日爲猶賢。」余輒然笑曰：「處士渠令君惟其遠，兩生陂令君惟其留。夫陂不耐不渠，渠不耐不陂，由是而達新安江，由是而放東海，上善若水，則惟令君。余將以是爲宜僚，併勒之石。」

潘氏宗祠碑記

余以《三禮》起家。禮時爲大夫禮，莫重於祭，重祭故宗廟嚴。古者大夫之廟三，士一，乃今奧主別祖，迭進五宗，蓋舉宗爲祠，率用士禮。

新都禮義之國，諸大宗各有祠。郡大夫澤施於民，其後或作寓公於吾土。若程公元譚，若任公昉，迄今血食民間，本支奉之爲百世不遷之宗，以昭穆祔。要皆本於仁，起於義，禮所生也。潘氏自刺史守歙，名名刺史，以善政得民。使者柳玘上卓異狀，上課之最，旌以璽書，子孫留歙黃墩。自唐乾符始至宣議郎承穆徙婺，復徙歙杏潭。潘之粉榆自潘村始，宋武節大夫珏長子節度使有容，次子迪功郎有餘並遷嚴鎮，太學士洋發、秘書監源發並有文名。爰及明興，其族滋大。處士達三舉子：長陽江令英、次百歲翁韶、季曰黃，鼎足而立。顧自元祐迄於嘉靖，祠事未遑。令嘗語翁：「始祖澤在守土，尸祝之事九天幾幾望之。乃今所不足者非財，是在仲季。」季曰：「敬諾。」亟奉二千金以備經營。翁年及期，則夫婦偕也。詔賜爵一級，表其間。潘受氏自畢公，世多黃耆。翁考居室，余署曰「百二堂」。比考終，顧命冢子：「爾伯、叔父有志